



华语青春文学最具突破性作品
花间词人左小词倾力奉献

下一个天亮

青色的藤蔓缠绕住内心慢慢覆盖了心脏最黑暗的地方

于是你也看不到那里面究竟放了多少的记忆

欲望和理智彼此厮杀分辨不清

只能等待下一个天亮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左小词◎著



左小词◎著

下一个天亮

青色的藤蔓缠绕住内心 慢慢覆盖了心脏最黑暗的地方

于是你也看不到那里面究竟放了多少的记忆
欲望和理智彼此厮杀 分辨不清
只能等待下一个天亮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一个天亮 / 左小词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8.12
(青春映画书系)

ISBN 978-7-80747-415-9

I. 下… II. 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9306 号

下一个天亮

XIAYIGE TIANLIANG

出品人 陈锦涛
出版策划 毛世屏
选题策划 弘晔传媒
执行策划 王成国 安坤
责任编辑 蒋鸿雁
文字编辑 远 近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
责任技编 钟愉琼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北京中图弘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
开 本 890mm × 1260mm 1/32
印 张 8.5 彩插 8
字 数 210 千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
定 价 2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曾虑多情损梵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

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

目录

【故事之前·一】关于黑猫及七梦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【故事之前·二】关于时间及线索	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惹尘	5
--------------	---

1 活该荒凉	2 似乎清晰
3 如果灰	4 走回去的日子
5 关于弦子	6 那些花儿
7 只道是寻常	8 也道是寻常
9 以为铭记	

第二章 不在别处	35
----------------	----

1 那时,伞	2 暮颜疏
3 忍堪憔悴	4 很安静
5 又是一天	6 青春就是用来作贱的
7 如果这是遭遇	8 也许经过
9 贴近温暖,贴近凉	

第三章 我亦来过	6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1 重觅何寻	2 过尽千帆
3 怎么安抚平静,告诉我	4 行至无语处
5 再看一场童话剧	6 丢丢与丢失的莲梦
7 温暖是一种痕迹	8 不问距离
9 恍若生死	10 那扇窗后,风止,风舞
11 笑荷	

第四章 青鸟沉浮 114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 夭折的莲梦 | 2 我们说好的 |
| 3 幸福那只萤火虫 | 4 除却涩 |
| 5 握 | 6 之外 |
| 7 吻过眼睛 | 8 途 |
| 9 放爱,抚唇 | 10 跟定了你 |
| 11 海,无泪 | 12 有些穿插的脉络,等在路口 |
| 13 别 | 14 她不是你的爱人 |
| 15 寄居的日子 | 16 有些缠绕 |
| 17 流泪不是怯懦 | |

第五章 再任漂泊 184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素净悲喜 | 2 念想,另一番模样 |
| 3 樱子 | 4 无从归属 |
| 5 只当凋零 | 6 穿越,身体 |
| 7 无辜的迷失 | 8 焦渴的皮肤 |
| 9 冰凉线索 | 10 多远也是家 |
| 11 来来往往 | |

第六章 倦旅重影 213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 旧巷 | 2 女婴 |
| 3 近爱 | 4 救赎 |
| 5 张鸣宇等于桑农 | 6 如何放手 |
| 7 一个人的抵达 | 8 远远地站了爱了 |
| 9 好好分手 | 10 一切保重 |
| 11 天就要亮了 | 12 拨开小小的云朵 |

第七章 散落温柔 243

1 相视而笑

3 用身体疼爱

5 菊心

7 归去时

9 自在春来去

2 宴席

4 或许遗忘

6 告别的城市,陌生的温存

8 听从心的指引

10 不问流年

【故事之前·一】

关于黑猫及七梦

这个冬天是难挨的，一进十月我便冷得受不了。

每到下午，我就会坐在窗前，等太阳落山。那光景让我感到孤独与恐惧，但我必须满怀期待地去面对，我知道只有等彻底天黑，我才能躲在暗处取暖。

奶奶把一只干瘦的黑猫放到我的写字桌下面，她说，你屋子里有老鼠叫唤。我说不可能，钢筋混凝土的楼房能找到老鼠真是稀罕事。奶奶固执地关上房门走了，那只黑猫也固执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“唉，这可怜的东西，好歹下了仨猫崽，咋就一个也不成呢。”奶奶说这话时会抹泪，我就笑。我明明看见的，那天它的嘴角沾满了新鲜的血迹，它那微微翘起的胡须上还停落着一只绿头苍蝇。我厌恶地盯着它，如果我的眼睛是利器，它早该万箭穿心了。可它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它甚至还挑衅般地冲我“喵喵”，我也学它“渺渺”。这时候我又兴奋起来，我会觉得我的模仿声更逼真。

我不是个记仇的人，但对这只黑猫嘴角的血迹却一直耿耿于怀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趁奶奶不在家，实施了报复行动。

到了晚上，我觉得我不停地做噩梦，我被一大群瘸了腿的野猫疯狂追赶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拿三只煮鸡蛋和一包高钙牛奶给它做的早餐。

再以后，我还是从下午就坐到窗前，顺带还会读那本线装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我知道了一只黑猫之死的真相。其实与我无关。但是要我怎么说不

有人肯相信呢。

我开始抓起那支秃头的铅笔。

有一天,经过我窗口的那个女孩跟我讲了七个梦。她说你可以记录下来的,我的笔丢了。

我当然可以。她说你也可以复述给别人听。

* * *

第一梦,有关冬天,落雪,鸟群,寂寞,疯癫,救赎。瞧,还是这些古老陈旧的话题总能扯出一大段的虚空来。

第二梦,一只鸟。又一次提到它,一只鸟,与秃鹰交好的鸟,在产下两栖蛙类后被一条腹部粗糙的响尾蛇俘获。

第三梦,有关做爱。从春天开始,产卵的生物,吞下自己的子宫,繁衍痛苦。

第四梦,奶牛笑了,咧开碗口大的嘴。牛奶哭了,在搪瓷碗之外。

第五梦,这一夜,她本是要梳洗打扮一番与你约会的,情人。她不想污垢积满的眼睛屈辱了良宵。但终究没有起始。黎明后,那可耻的太阳死命地擦住你的日子。

第六梦,永远都是这样,经常会是这样,你惊慌失措地跨过一条又一条再一条河流,却还是站在水的中央。

第七梦,她从无数个窗口经过,她逢人便问她是谁?

* * *

她也问我,我摇摇头。随后我看见她失望地离开。

其实,你也知道,这与我阅读的经文和要讲述的故事都无关。我只是想告诉你,一些我也不懂得的梦。

【故事之前·二】

关于时间及线索

一月

抵拉萨，已是垂暮十分，我久久不肯从车上下来，直到司机师傅第三次催促。

再也无法抑制胸中奔涌的情愫。在圣洁的土地上，一个从遥远北方而来的女孩伏地而泣。

二十六天的行程抑或二十六年的行程。

抵达，于一瞬。

一月末

那位手执玛尼轮的老者说，休息一下再赶路吧，我的孩子。

正有人讲“维摩经”里的某一段。

维摩诺问文殊菩萨说：“何等为如来种？”（什么是如来的种子）文殊说：“有身为种，无明、有爱为种，贪、恙、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人为种，七识处为种，八邪法为种，九恼处为种，十不善道为种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，皆是佛种。”

七月

坐在窗前，看那株旧年栽植的青藤。一只云雀偶尔栖下，又飞走。天空很蓝，很远。我愿意相信，写下这些字的时候，风趋于安静。

十一月

听见流年远了。你近了。

【二·前·车站】

寒数孤风也干关

月一

寒三神韵我同胜意，来才上幸从肯不关入更，衣十暮垂最日，寒数孤风

，月一

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月一

，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月一

月一

，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月一

，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寒雨衣北立窗从个一，上上土的古圣衣，前前前前前中国博研衣天衣再

，月一

第一章 惹尘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

—— 六祖惠能

1 活该荒凉

那一天，我把北城揽在怀里，桑农就说，记着，它是养活你的源。

我不完全明白。

我爬上那堵曾被盛唐明月无数次浸淫过的城墙，我对着北城的天空，没有说出任何一种热爱。

两年前，我许的愿是：遇到三个或者四个男人，与他们相爱。我原是要说一个男人的，可我贪婪地想，都出现吧，然后我可以选择。我心里明白白马王子只有一个，而爱情却可以发生很多次。

那会儿我正读一本叫《情人》的小说，那个言讲自己如果不是作家就会是妓女的杜拉斯和那个言讲“今夜月黑风高”的江心午被我在梦里幻想成一个入。可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。

有什么关系呢。

我一直在做梦。出来。进去。进去。出来。反反复复间，巨大的城墙与胃部摩擦出痛苦的声音。我一下子惊醒。

哪一年？我忘记了时间。

桑农说，你终于肯出来，都已经三天三夜不吃东西、不说话了。

哦，我饿了，有吃的么？

嗯，你等等，马上就好。

说完，他跑去厨房。

那该是我爱吃的面。荷包鸡蛋要糖心的，不能全熟透，面条最好是很宽的那一种，他们说那叫面叶子。管它呢，我只知道现在纵使给我一碗生米我也能全吞到肚子里去，所谓的矜持和端庄都通通见鬼去吧。

我迫切地要吃饭。我实在又不愿意接受我还要吃饭的事实。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意愿，也控制不了胃肠的轰鸣。就是这么无力。看着孤傲在一只碗前放下架子，看着超脱在一把米粉里面目全非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

桑农叫我惹尘。你也可以这样叫我。你会问我的姓氏对吧，告诉你，这大可不必。

我对你说了，我叫惹尘。

我读过三种外语版的《红楼梦》后，更加迷惑。爱与纷争，痛苦与阴暗，人生的种种为什么一经翻译就变了味道呢？笔传有误？还是文字语种的限制？

江心午说，每个故事的结尾可以一样，脉络可以一样，发展也可以一样，其中的感受和领悟却不会一样。

我就问，每段爱情的结尾会一样么。

他说，一样。注定的忧伤。

我也问桑农。桑农说，爱可以很大，大到无形，也会很小。

这时候，我看见流动如水的泛白的新鲜月光灌满我所在的小城——北城。

它，瘦弱，如少女尚在发育的身体。等少女丰满的那天，它依旧瘦弱；等少女老去的那天，它还是瘦弱。

它观赏一个女孩到女人再到死亡的过程。它忘记了它也性情如女人。但灰色的砖瓦和大块的石头，泥土，却一直沉静。

在我突然感到落寞时，我会对着北城的天空之外的模糊的地方丢一句话：活该荒凉。

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咒语。当惩罚以更狰狞的姿态朝对我时，我居然无力为自己争辩。我张开嘴可就是喊不出声音来，只任凭流泪。

这是我把自已关进小屋之前。

现在，我要等一碗鸡蛋面。

来，惹尘，先吃点儿。

桑农从厨房出来，他身上也沾染了鸡蛋面的味道。

我接过来，大口吞咽，我确定我的速度是飞快的。我问，还有么？桑农说，你不能再吃了，半个小时后给你炖白米排骨羹，好么？

不了，我想睡觉。说完，我起身要回卧室。

解决了来自胃部的折磨，我以为我会好受些，但恰恰相反，我忘了思想的痛苦比身体的痛苦更甚。

007

桑农一把拽住我，他说，惹尘，刚吃完东西不能睡，你都睡了三天三夜，你不知道么？

我摇头，试图挣脱他，可他的力气很大，他手掌心的温度又那么暖。

他问，你记得小时候跟人打架最厉害的那一次么？

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呢。

那一年，我六岁。

2 似乎清晰

十二年前。

她刚刚六岁。

有一天。

她从一个男人的身下爬出来，她的鼻孔和手指全都沾染了鲜艳的红色，真好看，她想，跟后院那棵凤仙花一样呢。她闻了闻，却是没有香气的。

这会儿，除了被虫子啃过的牙齿，她哪里也不疼。

她摇晃趴在地上的那个男人，男人一动不动。她有些害怕，瞬间她竟然以为男人就快要死掉了。她还不知道那红不是凤仙花瓣的颜色，而是男人的血。

巨大的恐惧包裹住她，她喊：你别死，别死——

男人睁开眼睛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：乖，不哭。然后她就真的笑了。多好啊，他没死。她兴奋极了。她说，走了，我们回家。然后她就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。

可不对呀，她感觉身后空荡荡的。她回头，糟糕，他还趴在那儿，地上的红晕慢慢地扩散开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被他那痛苦的表情拽住了心神。她就觉得有小刀削铅笔的动作，那锋利的一下又一下都能准确地落到她的皮肤上。

不哭，惹尘，来拉我一把。他的眼睛向她传递着勇气和镇定。他向来都这样。

008

她抹去眼泪，她觉得她可以把他背起来，或者她能轻松地拖他离开地面，只要她想这么做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她不甘心失败。她说，使劲儿抓着我的手，使劲儿呀。他积攒了一下力气顺着她的搀扶果真站了起来。

一直到医生提醒他松手，他才缓缓地喘出一口气。

她绕在他的身边不停地道歉，她说我再也不跟人打架了，就是她们打我也不动。她是认真的，她以为若不是她跟人打架，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

他严肃地告诉她，谁欺负你都不行，就算被打倒也不能低头。记住一句话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。

其实说完这些他便有些后悔了，如此教导一个女孩子家合适么？嗯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人人都是困兽，都长着锋利的獠牙。用来做什么？咬人。要么咬别人，要么咬自己。他咬疼过很多人，也被很多人咬过，但他始终没有获得任何一种免疫能力。所以他也慢慢明白了，这就是无法道破的潜规则。

他说，这是一座坚固的石头城，你也要学会做一块粗糙的小石子，懂么？

嗯。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她的视线落回到他包裹手腕的白色纱布上，那眼泪就再也止不住。

他说，你瞧，这不没事嘛，走，回家喽。

医院走廊的顶头，有一个黄头发的小男孩，八九岁光景。那男孩正在捣弄一架破旧的小收音机。他们听见，那断断续续从收音机的扩音器里发出的混乱嘈杂的声音。

他从自己那只已经破损的黑色公文包里掏出一把方糖递过去。男孩抬头，没有去接。

他说，拿着吧，小妹妹送给你的。这样那男孩果真就接住了。

站在一旁的他发现男孩只有一只胳膊，她还注意到男孩那件发黄的白色汗衫上有斑驳的铁锈和油泥的痕迹，但男孩的手指却是异常的干净。

从医院走出来，她一直紧紧地拽着他的衣角。她回头，那个头发稀疏的独臂男孩还在原地捣弄他的收音机。

009

小哥哥的爸爸呢？她停下来问。然后，她扑到他的怀里哭。

相依为命的日子就是这般吧。

他把她背到背上，一路就这么走下来。

起风了，似乎很大。街道上那些树枝发出压抑的钝拙的声响。

他说，惹尘，你要是愿意听我讲话就坐会儿吧。她不吭声，算是默许。

黑色皮革沙发，也是在惹尘小时候买的。它是整个房间里最老的物件，也是最扎实的一个物件。

大概跟细心保养有关，那皮革表层除了稍显褪色外，几乎没有迸裂或破损的任何痕迹。可它的老态却是掩映不住的，逐渐失去韧性的纤维组织，泛出一种沧桑与疲乏的味道，或者还有承载与包容。

这跟梦有关。惹尘蜷缩起身子，不说一句话，她隐瞒掉许多年来有过的晦涩的臆想。

如果允许，她会把心底缝中夹杂的荒草一根一根剔除，包括那些正经的

虚荣和欲望。是的，有些欲望很纯粹。如同她十五岁那年偷偷把一条潮红的底裤塞进垃圾桶时，她幻想了被一个男人拥吻的感觉。甚至在以后她都渴望被拥抱，但无形中她又拒绝那些荒唐的让她不踏实的拥抱。

她很空。有时候她会在突然间流泪。她告诉桑农，四周全是冷飕飕的风。紧接着她又会解释说，哪里是风，分明是昨天老师布置的情景作文，我不会写了。桑农便笑，她也跟着笑。

就像现在，她听见桑农说让她坐会儿，她也就跟着坐下了。

好在有这只大的沙发，她坐进去，以被包裹的姿势。

桑农拿来一条蓝底儿碎花的小毛毯，轻轻地搭在她的膝盖上。

惹尘，冷不冷？他问。

要不要喝点儿水？他又问。

随后，他在对面坐下来。他点上一支烟，猛地抽了两口。

010

在植物与灰尘的混合气味里，他觉得心神趋于安宁。他暗暗告诫自己，必须把秘密讲出来，不管惹尘是不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而关闭自己。他需要在这个切口处，剖开昨天。

他有一套自以为周全的合适的谈话思路。他对自己说，继续。

他说，惹尘，再有一个月就是你十八岁生日。还没觉得你长呢，都这么大了。嗯，我们怎么庆祝？要不要带你同学回家？

她摇摇头。

他说，那就再让我想想，反正十八岁得像模像样地搞个小活动呢。在咱们老家那块儿，自古就有娃娃成人仪式。这个你没听说过？哦，没有。是我忘告诉你了。

他点上第二支香烟。他说，娃娃成人仪式其实就是一个孩子宣告长大的标记，在孩子十八岁生日那天举行。要说这事还真算个大事，哪家哪户有娃遇上了，全村人都会去捧场。要先在院子里烧一口锅，当锅里的水沸腾冒泡时，由本家年岁最长的那个人折枝点水。就是找一根老树棍儿什么的朝沸水里戳一下。然后再把挑选好的苦参果、山蘑、黑豆、生姜、麻椒、辣椒倒进去煮。不管